

課程發展處
中國文學參考戲曲舉隅
中國文學課程指定作品參考戲曲
音樂簡析

李香君（節錄「卻奩」一段）

電影《李香君》（1989）劇本由莫汝城據他在1962年的新編粵劇劇本改編而成。粵劇《李香君》參照明人孔尚任《桃花扇》與歐陽予倩的同名劇本改編而成，舞臺演出由著名京劇導演阿甲執導，廣東粵劇團演出，電影則由楚原導演。

此劇本有厚實的粵劇表演基礎，結合電影藝術，製作單位因應電影場景變換比較靈活的優點，讓劇中部份場景得以延伸和接合。例如選段的開端為李香君閨房，節奏舒徐的慢板襯托李香君上場，輕盈地走到妝台，以示剛剛睡起。為表現李香君與侯朝宗新婚的甜蜜，頭段先以同為旋律婉轉的板腔慢板接曲牌【春風得意】，襯托二人閨房之樂，再倚欄外望，抒發情志，表現新婚的歡樂氣氛，與其後香君卻奩時的激烈氣氛形成強烈對比。然後二人再由閨房沿長廊走到花園，通過一條長廊，為演員提供表演空間，連接前文後理，樂隊也特意為這段場景轉接創作了一段適用於連接前後唱段的音樂。及後，李貞麗、楊龍友等其他角色上場，引入後文，通過場景的靈活轉換具體地展現情節的變化。

唱唸的安排與劇情的推進和腳色的性格有密切的連繫。選段劇情記李香君與侯朝宗新婚，楊龍友送上妝奩。李香君奇怪何以一介寒儒楊龍友竟然可贈送妝奩厚禮。劇本以長句滾花配合提問內容。這種板腔節奏比較自由而且大部份是清唱，十分適合演員把心中的疑團慢慢鋪陳，清楚表述，又能表現演員的優秀唱功。紅線女為粵劇著名演員，其唱腔以

抑揚鮮明而行腔流暢見稱，長句滾花由於節奏由唱者按曲詞而設計，演員可以按個人長處，加以發揮。紅線女在《談粵劇唱工》解釋：「所謂『字正』，我以為不是指把一個字像打石子一般打出來，而是用曲的聲音把字烘托着，使之能清晰圓潤地發出來，但又不能只是着重聲音而把字忘記了；『腔圓』，就是字與字之間的過渡、轉換沒有棱角，不露痕跡，使人聽起來如貫珠般一直連接下去」。選段的長句滾花可以清楚聽到紅線女抑揚頓挫，清晰流暢的行腔技巧。

戲劇往往需要通過衝突來牽引劇力，如果李香君屬劇中的正面人物，楊龍友在這段戲則屬反面，而侯朝宗則徘徊於兩者之間，讓正反兩面得以拉扯。劇本安排楊龍友以節奏輕快的曲牌，表達楊龍友希望借李香君與侯朝宗新婚的歡樂心情做幌子，蒙混受了阮大鍼妝奩的事實，好待侯欠下阮的人情，而他則成就了阮的設謀。經李香君再次追問，楊龍友只好說出妝奩來源，再向大家解釋阮大鍼並非如各人所想那般可鄙。這段曲意，以押韻而節拍鮮明的白攬來表述，適當地表現楊龍友世故地遊走於權奸與復社之間的牆頭草性格。而且，一般白攬只以木魚等敲擊樂襯托，這段白攬則配上弦索，正好配合文人略具書卷氣的面相，為下文楊自詡為讀書人作鋪墊。

與楊龍友兩面逢迎的性格相反，李香君愛惡分明，知悉阮大鍼贈送妝奩以圖籠絡復社中人時，以口白清楚地直斥阮大鍼「趨附權奸，廉恥喪盡」，叮囑侯朝宗千萬不可因為受了他的恩惠而為他說項。楊龍友見香君阻撓，遂以她身為煙花女子的地位，不懂國家之事，而輕蔑地說「讀書人之事你不要多管」。香君受辱，以口白「我青樓歌妓，不能管你們讀書人之事嗎？」的問句語氣叫板，起唱板腔，義正詞嚴地作出反抗。這段板腔從反線中板開始，有條理地反駁楊龍友說女子不要管讀書人事情的謬論，認為煙花女子，也重視氣節，明白重賢良，恨權奸的道理，

強調是非對錯的判斷不在身份，而在自身的價值觀。復在「欺我侯郎人忠厚」加速至七字清，不過這段唱詞的節奏較一般常聽到的七字清稍慢，但又比反線中板快了一點，配合香君直斥阮施計利誘，陷侯朝宗於不義的看法。當中加插侯楊二人有音樂襯托的口白，稱為「浪裡白」，表現侯的猶豫，更見香君的堅定。香君以口白明言不會貪求妝奩，再以加速的七字清表達主意已決，斬釘截鐵地說不會貪慕富貴，鄙棄權奸所贈。最後以滾花減慢速度，配合動作，把香君退卻妝奩的行動配合唱詞，具像地表現不屈志節。編劇莫汝誠以曲文表現香君的氣節，演員紅線女則以配合曲文的演唱速度變化，層層推進地演繹香君卻奩的理據和原則。